

允晨叢刊 81

# 遺跡崇拜 與 聖者崇拜

中國聖者傳記與地域史的材料

Culte des sites  
*et*  
Culte des saints  
— en Chine —



傅飛嵐·林富士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遺跡崇拜與聖者崇拜／林富士，傅飛嵐主編。

——初版。——臺北市：允晨文化，民 88

面； 公分。——（允晨叢刊；81）

ISBN 957-9449-99-6(平裝)

1.民間信仰—論文, 講詞等 2.祠祀—論文,講詞等

272.07

88012593

允晨叢刊⑧

## 遺跡崇拜與聖者崇拜

作 者：林富士、傅飛嵐等

發行人：廖志峯

主 編：李怡慧

特約編輯：鄧楚樑

美術編輯：劉寶榮

法律顧問：蔡欽源、邱賢德律師

出 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電話：(02)2507-2606(代表號)

<http://www.asianculture.com.tw>

E-Mail: [eas@tptsb.seed.net.tw](mailto:eas@tptsb.seed.net.tw)

劃撥帳號：0554566-1

初版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十日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 2523 號

電腦排版：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 版：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鴻展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裝 訂：協成裝訂行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1 號 6 樓

傳真電話：(02)2507-4260(代表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新台幣 360 元

ISBN:957-9449-99-6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允晨叢刊⑧

# 遺跡崇拜與聖者崇拜

林富士・傅飛嵐 主編



## 緒言

這本論文集是法國遠東學院（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和中央研究院雙方學術交流與合作之下的產物。1995年5月29日至6月1日，我們邀集了來自中國、東南亞、北美和歐洲的學者，連同上述兩個機構的研究人員，在巴黎舉行了一場國際研討會，以「遺跡崇拜與聖者崇拜：中國聖者傳記與地域史的材料」（*Culte des sites et culte des saints: Sources d'hagiographie et d'histoire locale en Chine*）為主題，共同探討在中國大陸、台灣和東南亞的華人社會崇拜「聖者」（*saints*）和「遺跡」（*sites*）的宗教現象。這一場研討會的成果，總共結集為兩本有關中國地方宗教信仰的論文集：一是這本中文版的《遺跡崇拜與聖者崇拜》；另一本則收錄英、法文的論著，以專輯的方式在《遠東亞細亞研究紀要》（*Cahiers d'Extrême-Asie*）第10期（1998）刊出。<sup>(1)</sup>

---

(1) 專輯的名稱為：*Culte des sites et culte des saints en Chine*，由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擔任主編，共收錄了十三位作者的論文，依序為：(1) Fiorella Allio；(2) Kenneth Dean；(3) John Lagerwey；(4) Marianne Bujard；(5) Susan Naquin；(6) Franciscus Verellen；(7) Delphine Ziegler；(8) Sandrine Chenivresse；(9) Terry Kleeman；(10) Lin Fu-shih（林富士）；(11) Glen Dudbridge；(12) Xu Pingfang（徐苹芳）；(13) 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其中，Marianne Bujard、Franciscus Verellen 和 Lin Fu-shih 的論文中英文版，同時收入本書。

這裡所說的「中國」或「華人世界」(the Chinese world)，並不同於目前中國的政治疆域，而是指「一個文化實體」(a cultural entity)，其範圍或在國家的疆界之內，或可跨越國家的界限。因此，在這本論文集裡，我們首先藉由李豐楙和陳志明的論文，探討這個文化區的邊陲地帶：李豐楙的研究課題是台灣雲林地區的民眾用以超度亡魂的「牽轎」儀式及其歷史；陳志明則是討論東南亞華人的土地神（大伯公）信仰。而全書最後的一組論文，則是以中國大陸西南邊區為討論的範圍，這個地區雖然長期受到漢文化的強烈影響，但至今仍保有一些少數民族的文化特質。

就像課題本身一樣，探討中國地方宗教文化的途徑，可以說是歧異而多端。當初，召開巴黎研討會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希望能找尋並評估一些不同屬性的史料，藉以研究中國的地方史和「聖者傳記」(hagiography)。(2)而在這本論文集裡，我們也呈現了這項探索的結果。首先，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研究並編輯了和東漢時期漢中地區的仙人唐公房相關的原始材料，介紹了「碑文」這種研究地方宗教不可或缺的文字材料，並將其內容和一系列史籍和仙傳的記載做比較。其次，康豹(Paul Katz)相當精細的分析了一批碑文的內容，藉以探討山西永樂宮的歷史；同時，藝術史家景安寧則解析了永樂宮的壁畫故事〔這可以說是一種「視覺的聖者傳記」(Visual hagiography)〕，藉以論述全真教所崇奉的仙人呂洞賓。

在本書裡，有相當多的篇幅都和聖賢、仙人及其所在之處的崇拜有關。林富士探討了蔣子文信仰在六朝時期於建康(今南京)興起，並藉由官方的力量逐漸傳佈於整個江南地區的歷史過程。根據文學和「志怪」的材料，他認為蔣子文信仰和巫覡有非常親密的關係。巫覡

或是所謂的「薩滿文化」(shamanism)，以及一些奧秘的儀式，也是關帝信仰在清代得以興盛的主要因素。莊吉發在他的論文裡指出，由於受到《三國志通俗演義》這本小說的滿文譯本的影響，滿清的統治階層接受了中國早先既有的關帝信仰。此外，呂敏(Marianne Bujard)的論文討論了陳寶(夫人)神話的起源和傳衍過程。這個神話的傳衍係透過官方的正史、文學作品和地方志的記載，最後則藉由陝西南部的地方信仰而得以存活至今。

最後的四篇論文是關於中國西南地區本土或少數民族的宗教傳統。首先，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認為，一部十世紀四川地區的志怪作品(杜光庭的《錄異記》)曾企圖將蜀描繪為一塊「聖地」，使蜀在五代時期(907-960)能在政治上取得獨立王國的正統地位。在論文中，他同時探討了四川當地的神話和誌異傳統，藉以加強其論述。其次，李遠國利用他在四川東部田野工作所獲得的資料指出，道教北帝派的興起和豐都鬼神世界的形成，與四川當地的宗教體系和少數民族文化之間，有非常緊密而複雜的交錯關係。此外，任新建介紹了八邦寺，描述該寺以雄偉的建築、豐富的文化寶藏和人才輩出的僧侶，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屹立長達八百年之久，並藉以顯示藏傳佛教在四川西部的高山地帶根深蒂固的情形。這個地區(包括四川南部和雲南)有相當多而複雜的族群，不過，楊學政的論文卻顯示，不同的族群在宗教上也有一些共同的信仰。他以摩梭人、普米族和藏族(包括彝族)共同信仰的女性始祖「巴丁喇木」女神為例，說明巫覡信仰和動物崇拜足以跨越三族彼此之間的界限。

上述這些地區，大多是快速變遷中的社會，在沈重的壓力之下，以宗教的形式掌握世界、建構社群，似乎最能使其成員產生強而有力

的「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在政治、意識型態和經濟上的壓力之下，中國文明的多元面貌也愈發鮮明，大家也逐漸不再相信有一個「同質性」的「漢文化」。族群的差異、「中央」(center)與「邊陲」(periphery)的緊張、以及「地方」(local)與「普世」(universal)之間的模糊不清(類似的主張是：「地方」的獨特性是「普遍」存在的)，都是當前熱門的話題。有人認為，所謂的「地方認同」(local identity)，主要可能是某些特別的社會群體的一種「文化呈現」(cultural expression)。也有人認為，「通俗宗教」(popular religion)基本上應該是和地方文化緊密相聯。另外，也有人認為，以中國的例子來說，地方的和通俗的文化(通常被貶斥為「鄙陋」和「邪惡」的文化)，主要應該是屬於「非官方」(non-official)的範圍。我們認為，上述這些論述都非常值得進一步討論。在中國，俗民社會(civil society)很少有立足之地，地方性的宗教組織，經常受到集權的中央政府以無遠弗屆的政治力量滲透和威脅。我們希望，這本論文集能有助於重新思考上述課題。這些課題不僅和中國宗教和文化的歷史有關，也關係著中國當代社會結構的演變。

當初在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有九篇在會議前後已決定另行出版。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感謝這九位作者(Isabelle Ang、Brigitte Bap-tandier-Berthier、Raoul Birnbaum、Cheu Hock Tong、朱榮貴、Robert Hymes、Ellen Neskar、宋光宇、楊彥杰)，對於1995年研討會的貢獻。他們在會上所發表的寶貴意見，也有助於這本論文集的編成和出版。另一方面，在會議結束之後，我們又收到四篇相關的研究論著。其中，Glen Dudbridge和Sandrine Chenivresse的論文收入《遠東亞細亞研究紀要》的專輯，任新建和楊學政的文章則收在本書。

最後，我們必須感謝下列學者的全力支持，以及一些機構的慷慨資助，才使 1995 年的研討會得以順利舉行，也使這本論文集得以結集出版。當年的研討會是在已逝的 Denys Lombard 擔任法國遠東學院院長之時主辦、舉行，研討會的討論人由 Glen Dudbridge、Lothar von Falkenhausen、Marc Kalinowski、Mark Lewis、Claudine Salmon、Kristofer Schipper、Stephen Teiser、王秋桂擔任，他們都曾提出精闢的評論和見解。至於研討會的舉行，是由蔣經國基金會和 Fondation Singer-Polignac 提供絕大部分的經費，而太平洋文化基金會（台北）與法國遠東學院（巴黎）也在經費和庶務方面有所資助。此外，論文集的編輯工作，是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法國遠東學院的台北辦事處提供必要的協助，至於出版之事，則是得助於黃進興博士和允晨的同仁。在此，敬表謝意。

傅飛嵐 (Franciscus Verellen)、林富士

于 1999 年立春之日

---

(2) 在中文裡，並沒有和 hagiography 完全相應的詞，比較接近的則有仙傳、道學傳、高僧傳、名僧傳，以及一些英雄或聖賢人物的傳記等，因此，勉強譯為「聖者傳記」以含蓋所有與此相近的名詞。同樣的，書名中的「聖者」，是英、法文 saint 的中譯，其實二者並不完全一樣，但較為近似的則有聖賢、偉人、高僧、高道、仙人、神人等，而為了和英、法文版的論文集使用同一書名（也是研討會的名稱），只好勉強以「聖者」譯之。

## 目次

- 緒言 ..... 傅飛嵐、林富士 / 3
- 臺灣雲林舊金湖萬善祠及其牽轎習俗  
——一個自然 / 非自然、正常 / 非常觀點的結構分析  
..... 李豐楙 / 11
- 東南亞華南人的土地神與聖跡的崇拜  
——特論馬來西亞的大伯公 ..... 陳志明 / 57
- 歷經百世香火不衰的仙人唐公房  
..... 施舟人 (Kristofer Schipper) / 85
- 呂洞賓信仰與全真教的關係  
——以山西永樂宮為例 ..... 康豹 (Paul Katz) / 101
- 呂洞賓與永樂宮純陽殿壁畫 ..... 景安寧 / 135
- 中國六朝時期的蔣子文信仰 ..... 林富士 / 163
- 從薩滿信仰及秘密會黨的盛行分析清代關帝崇拜的普及  
..... 莊吉發 / 205

## 陳寶祠

——歷史發展與現況 … 呂敏 (Marianne Bujard) / 233

## 蜀

——杜光庭《錄異記》裡的「聖地」

…………… 傅飛嵐 (Franciscus Verellen) / 297

## 豐都宗教文化與聖跡的調查報告

——兼及道教與豐都地方文化的關係 …… 李遠國 / 357

## 一個古老的聖跡崇拜

——巴丁喇木女神 …………… 楊學政 / 407

## 藏傳佛教噶舉派主寺

——八邦寺 …………… 任新建 / 427



# 臺灣雲林舊金湖萬善祠及其牽轎習俗

——一個自然／非自然、正常／非常觀點的結構分析

◎李豐楙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

在漢人開發臺灣的歷史過程中，基於各地的自然、人文環境曾經形成諸多民間信仰的遺跡及其神話。有關雲林縣金湖鄰近濱海地區的萬善祠及所崇奉的萬善爺，和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年的「牽轎」習俗，就是這類本土的信仰聖跡。這件發生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水難，受災的地區較廣、死亡的人數較多，因此被史學家視為開臺以來最大的一次水災。<sup>(1)</sup>而當地人士則緣於親身傳聞將其撰寫於家譜、筆記中，<sup>(2)</sup>近來又經有心人士編撰為地方史乘，一再嘗試重建這段災情慘重的水災事跡，<sup>(3)</sup>從宗教聖跡的形成考察這些與萬善爺信仰有關的祠廟和神話，就可發現中國人的厲壇信仰及祭厲習俗，表現出對於鬼、祖先與神的對待態度，是會隨著當地人的信仰心態而改變的。<sup>(4)</sup>在這一個個案中，將試著討論有關「死後成神」的問題，在當地民眾的信仰認知中，到底其神格為何？在此將試著從「自然／非自然」與「正常／非常」的兩組觀念加以解說，民眾如何針對非自然死亡者加

---

(1)有關臺灣早期歷史中的災害研究，曹永和有一篇資料完備的專著詳論，詳見氏著，〈清代臺灣之水災與風災〉並附〈清代臺灣歷年風災水災與蠲卹年表〉，收入《臺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1979），頁399-476。

(2)家譜資料如筆者所藏《新港龍山派曾氏家譜》為曾瑞珠筆記，乃族中前輩所整理的；文人詩紀則如曾仁杰先生的《金湖吟草》。

(3)相關著作以曾人口先生所整理的《金湖春秋》（彰化：中國詩文之友社，1978）為開山之作。其後都是根據這本書而續作報導，如：黃文博，〈金湖萬善同歸牽水轎〉，《臺灣時報》（1988年9月24日）；較近的則有蚶仔寮人李春景又將前此資料整理為《水轎情——金湖港萬善同歸祠沿革誌》（雲林：金湖舊港邊開基萬善祠管理委員會，1993）。

(4)詳參李豐楙，〈從成人之道到成神之道——一個臺灣民間信仰的結構性思考〉，《東方宗教研究》，新4（1994），頁183-210。

以神話化，以解除其遭受天譴的罪孽；然後再從死後的處理方法上，先從喪葬禮俗論證其如何成神，及所遺留的「祭祀」遺跡，再從道教的齋儀討論其中對於冤魂的解脫之道。在此希望經由這一個個案的分析，可以瞭解國人在信仰行為上所表現的鬼、神及祖先觀，仍可因一些特殊的情況而具有變動性，且因應其變動在崇拜行為上相應地發展其信仰習俗。

## 壹、樹苓湖、下湖港和聚落形成

有關雲林縣北港溪入海口鄰近地區所形成的萬善祠及其萬善爺信仰，它的成因是為了崇祀道光二十五年六月上旬水難中慘死的亡魂。由於這一次水災受害的地區較廣、死亡的人數較多，使一個繁榮的港口市鎮遭遇到嚴重的破壞，因此歷來早就受到史學家的關注。這個在當地被稱為「舊金湖港」的港口，歷史上通稱為「下湖口」，被列於臺灣早期十一個主要港口之一，<sup>(5)</sup>也是雲林縣唯一的一個出海港。它是笨港的外港，在道光中葉即取代了猴樹港而成為對外轉輸的河口港，港街上貨棧林立、人口眾多，成為一個繁華的港口市鎮。這是由於下湖口是新形成的瀉湖口岸，在樹苓湖（或稱象苓湖）的南方、三疊溪的入海口，地理形勢所造成的水運航行之利，帶來了商業貿易的繁榮；但這種瀉湖灣的特殊地形卻也在風災水災中，促成了致命的死亡災難，加速一個港口市鎮的沒落與衰亡。

---

(5)戴寶村曾論及此事；詳見氏著，〈近代臺灣港口的發展〉，《臺灣風物》，39: 1 (1989)，頁 148。

從港口市鎮發展的對應關係言，下湖港與笨港相輔相成的關係就像安平和台南一樣，下湖港是出入港，笨港則是貿易中心。當時的下湖港作為笨港的外港，市況繁榮，盛極一時，所以常使有些初來臺灣的人，以為到了下湖港就是笨港。這是由於笨港聚落的形成發展，在清代康熙末葉以前，因為它位於大瀉湖的內側及三疊溪的河口，以航運之便而擔當重要的港口機能：諸如與大陸的貿易往來、與本島沿岸港口的互市，當地行郊的貿易組織也使它成為與鄰近鄉間的交易中心。但這樣的港口機能卻由於笨港形勢的變化而改變，諸如地盤的隆起、河川的輸沙，都導致瀉湖淤塞後，使笨港逐漸遠離了海岸。因此到了康熙、乾隆年間，不得不改以猴樹港為外港，維持其港口的對外貿易機能。但是到了道光中葉，猴樹港也漸形淤塞後，就改以下湖口作為河口港，使下湖口港成為對大陸及臺灣沿海口岸的貿易往來的新港口。(6)

下湖口港及相鄰濱海地區的開發，早在道光中葉以前此地即已具備初步的規模，其間約有一、二百年之久，這是由於當地沿海曲折的海岸地形，適合於福建地區的海外移民者的帆船靠岸。其中尤以泉籍移民夙具較強烈的海洋及重商性格，所以早在清領初期即已紛紛遷移來此，從事與原籍生業相近的商貿、漁獲事業，類似的情況大體符合初期的移民族群中「泉籍近海」的傾向。(7) 根據現存的族譜可以考察的金湖大族，較早的都在康熙年間即已遷來，諸如曾姓：原籍泉州府同安縣遙江堡嵒頭鄉瓦埕尾，有旺、龍、虎、荖四人，於康熙年間入

(6) 洪敏麟，〈笨港之地理變遷〉，《台灣文獻》，23:2 (1972)，頁 1-42。

(7) 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台北：師大地理系，1987），頁 15-17。

臺開族，聚居於原嘉義縣尖山堡新港莊一帶。<sup>(8)</sup>孫姓：原籍泉州府同安縣塗詔堡下門山斗門社，也是在康熙年間徙居臺灣南部的海口地區居住；另有一支則於乾隆年間至此開發；其他泉籍而早在道光二十五年水災前即已遷來的，尚有陳姓（同安縣）、林姓（泉籍但地望不詳）、李姓（同安縣山邊碇頭）、蔡姓（晉江縣）、謝姓（同安縣碇頭鄉）、紀姓（泉屬）、呂姓（同安縣朴兜鄉）、邱姓（惠安）、鄭姓（惠安），多屬泉州三邑人，而且多有來自同一地區的；其餘的漳籍移民較少，所知的僅有吳姓（詔安縣）、何姓（平和縣八寶鄉大樹腳），此外尚有一些家譜在水災中遺失的，如楊姓、施姓（由鹿港再移來）、黃姓、洪姓等，也可確定是泉籍而早就遷移至此從事商貿，大小家族共同奠定了當地繁榮的基業。<sup>(9)</sup>

本地到道光年間即已經歷了百餘年的發展，剛好地理形勢連年的改變而出現了新瀉湖區，這時由於三疊溪經年的沖刷及洪泛所帶來的泥沙朝下游淤積，加以移民的大力墾拓，將湖澤闢為塹，荒地墾為田，使得笨港以西的廣大地區，在地形景觀上也隨之改變。即今日口湖鄉、四湖鄉、臺西鄉這一地區，形成了一片瀉湖（閩南語稱為塹仔）及沙丘（閩南語稱為沙崙或崙仔）地帶。這個瀉湖南北長達三十餘里，形成長方形的象鼻狀，因此早期稱為「象鼻湖」，而後又因當地植物而稱為「樹苓湖」。也就是位在北港溪出海口的北側，大致約當今天台子村的南方、蚶仔寮的西南方，即東經 121 度 10 分，北緯 23 度 34 分。這一處新出現的河口沖積沙所圍成的天然湖灣，在當時

(8)詳見《新港龍山派曾氏家譜》。

(9)曾人口的《金湖春秋》曾參照各家傳承的族譜而有初步的考訂。